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八十二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卷八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而於郡縣之遠閭里之間乃詳為之制嚴為之法則亦虛費文移徒掛牆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嚙之議而革其靡之俗哉
以上謹好尚以率民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

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
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
和也。

蔡沈曰。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
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
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
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
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

臣按先儒謂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
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

之辭。夫周公之慈殷頑民。而君陳繼其後。民習
之頑犷者。至是稍馴擾矣。故成王戒其無以法
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寬典。以布和厚之仁。庶
幾其從吾之化。以變其舊俗也。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

蔡沈曰。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忍。言事容言德。

侯庸曰。無忿疾于頑。有忍者也。無求備于一夫。有

容者也

王安石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臣按民之為民。有脩者。亦有不脩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脩者簡別之。不使與不脩者混。不脩者亦簡別之。不使與脩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冀其能脩。而至於良善者。進用之。而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脩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謂頑不率教者。不

可忿疾之。率教者。亦當獎拔之。然不可以求備。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脩。至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此數言者。雖成王為君。陳治殷民而言。是誠萬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罔殷頑民。遷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十二年世日紀父子變風移。四方無虐予一人以寧。

蔡沈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

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周公左右文王成王安定國家謹愆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紀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其中歷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邑密近王室其無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蓋一肢有疾而渾身為之不寧一處有事而四方為

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為之動勦矣民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此古之明君必擇賢臣而付以保釐之任國之賢臣必體君心而盡其謹密之心有由然也。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蔡沈曰對暫之謂恒對恒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參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啟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呂祖謙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

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返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由是以觀則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對病之藥以蕩滌之調攝之保養之然後其根可以拔去而永無萌蘖之生矣所謂對病

之藥在有恒之政。勉要之辭而所以調攝之者。則在復其所弗克由之禮焉。若夫保養其天和之妙劑。則下文所謂惟德惟義是已。

又曰資

資財也

富能訓。惟以末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千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

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曩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鑿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夫理而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之道孰過於此君陳尚有辟以正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呂祖謙曰始皇以安危係於匈奴而急之以剋德宗以安危係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臣按畢命一篇可見周家以仁厚立國而慮懲之遠愛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寬猛之宜而其處民也又得剛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順其性命之正而全其義理之天向之驕蕩恃亂者皆克由禮心之放者既閑義之滅者復存惡不終於惡而復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訓而為訓也是知化民變俗之良法要道莫先於古訓古人姓矣而其訓戒之辭則具載於經藉之中是以善於為治者知古訓為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機設小學以古訓而啓其

家開大學以古訓而明其倫頒布經書俾其讀誦設立師儒為之講解責任守令為之提督無一處而不立古人之學無一人而不讀古人之書無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禮如此則普天下之雖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義可尊禮教可尚夫然而姦頑之不化習俗之不美治道之不隆盛運祚之不靈長萬世此理也

鄭子產為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廂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斂之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

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興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臣按子產為政而為其民殖田疇誨子弟可謂教養兼舉矣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與嚮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天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無維楫維以繫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臣按為治而不定經制是猶度江河而無維楫船而無維楫則船必覆國而無經制則國必亂經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時之成法有常道以為持循之本有成法以為持循之具是則為治之大體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示之使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癘也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見於車馬衣裘宮室飲食四者誠能立為制度凡所乘之車馬所居之宮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飲食皆有階級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於見聞者熟則其存於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則有餘者不敢恣為於已不及者不敢慕欲於人衆心安定家給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變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
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
右職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
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吏
民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
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臣按天下之風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
必皆及也蓋輿圖之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
間異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歷之而其所為

條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賴於承
流宣化之吏隨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導之若
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於崇
教化欲崇教化莫先於學古訓欲民之學古訓
則在乎立學校焉學校既立有師儒以為之指
教有經書以為之準則俾知善之當為惡之不
可為欣然以從翕然以化皆革其舊染之俗而
興禮義之風此誠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
之任也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

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自言者

臣按延壽與民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此誠得化民之本原蓋民之所以貧窶而流於邪淫其原皆出於昏嫁喪祭之無節制

制婚嫁喪祭民生之不能無者民間一遇昏嫁喪祭富者傾貲以為觀美貧者質貸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說之眩惑遂至破產而流於荒淫邪誕之域因而起爭訟致禍亂者亦或有之漢之時異端之教猶未甚熾今去其時千年矣世變愈下而拂道二教大為斯民之靈惑非明古禮以正人心息邪說則民財愈匱而民性愈蕩矣幸而有朱氏家禮一書簡易可行乞教有司凡民間有冠昏喪祭一依此禮以行有不行者以違制論其守令上計課以教民行古

禮為最此無可書雖有他最亦不在陞舉之列
如此則禮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
於此

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
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
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楊曰潁
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瞻助貧窮
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

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
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
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於天下非得循良之
臣承流而宣化於下其勢不能以徧及也漢宣
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選
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後為
條教班行民間民知太守之條教皆承天子之
意故易於信從及其教化既行天之聞之又下

詔以稱揚之首曰。宣布詔令。百姓嚮化而歷數其政績之美。且賜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賢者。嗚呼。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為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為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為吏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况望增秩賜金。徵入朝。以為顯官哉。後世有志於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為法。有志於教化之吏。其尚以黃霸為法。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

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長受其美肉遺者。茂問之。知其自以恩意遺之。非從其求。謂之曰。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故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臣按卓茂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專以禮教民而不以法治真古所謂循良之吏使天下郡縣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緩急輕重則天下日底於治平矣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勝而義心微也民間之訟多起於財產兄弟以之而相鬩骨肉以之而相殘皆自此始也為守令者苟能為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則詞訟不興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遜之儀乃為人設四戒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荆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昏姻制度使知禮禁甞行春到來陽縣民

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臣按荆以郡民兄弟相爭訟為教化不行而任咎於已且至上書言狀乞詣廷尉然非其平昔設為喪紀昏姻制度使民知禮禁而遽然而為此舉則是矯激好名非真實也君子所不貴

仇覽為遂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鷄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

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戶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覽一亭長耳視今鄉老里長之役而乃能以教化化民為事况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乎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

於閭里之間凡為民之長者皆能以教化為務
天下有不平治者哉

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
輒閉閣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
重相和解自是爭訟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
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
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
助之同時娶者二十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
吏民為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

造立學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蘇瓊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
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
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
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
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同住
後魏封回為安州刺史山民原朴父子賓旅同寢一
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臣按今所謂中州之域漸染金元之風猶有同

炕之俗其為治化之累大矣請痛禁之

清河王勣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鬼神無處無之民之祀神雖其俗尚之失然亦足以見鬼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破貲產以備牲牢耳宜為明禁惟許以鷄鶩羔豚有以牛祭者罪坐其師巫蓋民愚而惑苟有疾厄必事祈禱雖冒禁犯罪不顧也惟禁其教誘之入則自然止息

隋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受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高士廉為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夫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

論由是邑里翕然多為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為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政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

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設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自此潮人日趣文學立祠祀之至今

常袞為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袞卒閩人以袞配享于學宮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耻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死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中國始有之為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為郡獨能禁之今此風猶存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為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陳襄為仙居令民不知教襄為正歲耆老來賀作文一篇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

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語感德嘆嗟翕然從之學者興起程顥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寡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餘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臣按程顥在晉城僅三年耳而其德教又如此者使之久於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為滿

朝廷苟責之以成效其間必有超出倫類而能以明道之德教為治者治平之基端在于此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米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父命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房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禮教化俗今其所著家禮我

太宗皇帝已表章頒布天下請命有司舉行并命提學憲臣督視有不奉行者問以違制之罪如此則禮教興行而異端不待禁革自然廢息余仲寬宰劍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劍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信服者列坐廳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轉

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東為甚。請自今有除為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並無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廣教化以變俗。臣按治者君也，所以為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義行之也。難教之本，雖在於人，

正身齊家以為感化之機，然也非一方面。遐外者未易以徧逮人，非一類而疎遠者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為治道之急務，則必設學校明禮義立條教以曉諭而引導之，使之皆囿於道義之中而為淳厚之俗。而又必擇守令以人布吾之政教，丁寧告戒使其知。

朝廷意嚮所在，而其為政必以教化為先。變不美之俗以為美，化不良之人以為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順，由家而邑，由

邑而郡民風士習如出一律則天下之大其平之基實自此而積累也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

善也

慝

惡也

表厥宅里彰善癉

病惡也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蔡沉曰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正也表異

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

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

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